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記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　回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

朱楞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横入左右齋廡中而肆講為明明德堂前為書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為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闬圍撤城外凡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内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蕝妥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

溪山偉觀為明明德堂而書其額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為之師前貢士許君豫立為學正相與撙縮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釀錢相役平窐亢畀據亥揖𡸁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西偏增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别為小重屋三面水西以傚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

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向挾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謦欬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間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

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
形以像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
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
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貞觀始
唐釋奠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
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歷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
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祀而又無不
專為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

知者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兖之郛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髙祖引天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壊其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歴世無恙歙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郡人方回記

釣臺書院清風堂記

方回

清風堂者桐廬郡釣臺書院之講堂也凡郡縣學講堂曰明倫者多矣而此獨曰清風者何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先生其庶乎伯夷之清風者乎伯夷父孤竹君武王父西伯子陵西都老儒光武南陽宗室均北面事人者也故等夷爾商無紂武王不得有天下太公望焉得而封於齊周公旦焉得而封於魯漢無莽光武不得有天

下鄧禹可平世文學掾區區侯霸而可三公乎萬乘之主秉其時權也一介之士守其志經也伯夷寧殺身以成仁欲明萬世君臣之倫者也子陵不屈道以伸身欲明萬世朋友之倫者也一為龍逢比干一為巢父許由無以時易志無以權廢經望旦裂土禹霸秉鈞心有所不安則不為之而豈有意於清其風以聳動乎天下後世之觀聽者哉首陽之山富春之瀨清風不殊萬世永賴皆所以明人倫也初作堂為是名者前郡守趙與歷

捐私帑重建堂者郡人山長駱正大方文豹而前郡守方回為之記

廣平府重建成信侯殿記　　方回

託孤之難未若立孤之難也幼而長之宗祏危而安之託孤固難死而生之血食絶而續之立孤尤難周成王十三踐阼姬旦攝政四國流言七年而復子明辟此所謂幼而長之以安宗祏之危難矣哉夏羿浞之變后緡方娠自竇而逃一成一旅遺臣靡立少康不失舊物此

所謂死而生之以續夫血食之絶不亦難之尤難者乎是故漢霍光擁佑昭帝保養幼主謂之託孤功爲大不如丙吉張賀有恩於宣帝垂死而生可謂之立孤德爲大今廣平府故洺州肥鄉縣春秋時立趙孤近世封成信侯程姓嬰諱之里也周簡王之三年晉景公時屠岸賈攻殺趙同趙括趙氏盡矣而趙武者趙朔之庶子也侯與公孫杵臼謀而藏之後祁奚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武史記晉趙世家春秋内外傳劉道原通鑑外紀所

書不同然成季之勲宣孟之勤若一髮懸千鈞迄至於
今有社稷不墜者誰之力歟肥鄉之程侯也則肥鄉之
人祀之又豈止一鄉一國之善士歟厥後江南侯有廟
甚盛曰祚德封爵又不止此而肥鄉如故南北異也侯
之後世居肥鄉程君玉欲新侯廟不果將君思為玉養
子繼父志一新之穹殿四楹雕飾完備元貞初元季秋
鳩工朞年落成用中統楮幣為錢百五十萬有竒其里
人省郎王君英永記其事夫食人之禄存亡繼絶忠臣

也程侯宜書為人之後肯乃堂構孝子也蔣君思亦宜得書是為記

橫舟亭記

曹涇

吳君叔震既新厥居其西為燕賓之堂軒窗髙明廊廡脩敞中以花畦見方廣亦足名樂事賞心矣既又得閒地於兩廡之外構一亭焉髙與廡平廣與堂侔上閣如蓬旁闢如脣如舟之制丹青飾之即而飲如風止浪恬帆收櫂歇相勞苦以樂也凭以睡如湖舫意行次於林

園傳篙徙倚花繁柳緑鶯蝶嫵媚翫以忘歸不知日之將暮也其自西堂乍入竦而視之則又如龍驤萬斛與岸俱閒漁郎去來鳬鷗上下自為景情而主人若無所事乃命之曰横舟而謂涇宜為之記則應之曰韋蘇州寇萊公之詩意也蘇州之事未暇論萊公澶淵之役君子有以見素定之畧焉夫水之有舟濟險也而横之觀變乎哉天下之理擬而後動至而後應然後整暇舒肆之迹漬於戍革之伊尹隆中之諸葛是也不三聘不三顧

寧有躬耕高卧爾其不然者有憫窮傲倖之心陋之為儀秦鄙之為光禹甚者如林甫國忠輩或浮游飄揺窺切瑣細禦人於蒲葦洲渚之間以苟朝夕或冒利乘險嘗試而前風濤卒起人已兩敗魚腹猒之竟為世笑然後思擬而後動至而後應者不如是踈且易也叔震於是所志遠矣上方崇儒興學明詔天下郡國以茂異來上寧得無意乎疾驅者誰嗅渡方急願戒櫂郎解維追

發曹涇記 洪潜夫曰曹清甫文典古

南陽諸葛忠武侯祠亭記　程文海

楚有才尚矣至於丞相忠武侯遂為古今冠冕南陽書院所以名所以祀者書院成六十年而廉部使者廣平程某來新之内外完好祠亦補舊而加飾焉行省都事冠氏楊君處恭又即祠前築臺為屋江夏尹滑臺趙君仁協謀并力於是亟成翼然華霱邃其高山景行之意蓋惓惓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觀其崎嶇一隅所就不酬所愿自太平之時之臣視之曾何足介其襟府而君輩神

交意悟有為平原執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並哉雖然嘗試言之使孔明生當建武中元事固未易可知使玄德顧不至三其亦終於躬耕而已蓋古之君子未嘗無志於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重輕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與南陽耆舊慨歎之餘因俾刻之石使學者知所勉且無忘楊君之美趙君之勤

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記

道園虞氏曰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

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令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

崇陽縣重建乖崖祠記　　程文海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游處彌遠而親久而益不忘故覩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乖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於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絕紹聖中移置淨剎院紹興復於美美隆興二年邑令陶楙以北峯亭亦公遺蹟乃徙焉而命梵

安浮屠主祠事郡志云爾今郡别駕白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舊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壝於亭前因復立之勒石於祠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初不繫祠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猶忌其復來彼亦人也何以得此於人哉有民社者可以鑒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於斯也因書以遺白雲翁使刻之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閭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溪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

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且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懐牒郡庭以為請衆咸義之為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居懌政績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室房帑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盍嘗奬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

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一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殊是以令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一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某雖未

足以知公抑甞知學公甞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為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作樂於成庶幾藏修息游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與是役也以七月二日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此君軒記

程文海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為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知之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

借爾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比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記

孝友堂記　　汪曙

王君京祥家城南與予為同郡而京祥之先本汪姓育於外氏故姓亦隨之則固與予同宗其仲子瑊從予游將十年出入起居必偕其於學敏且篤而又最相信愛能文善書德度温裕予中道得瑊甚善故在交游最密且厚如瑊者不一二人葢所謂同道而同心者也京祥

年且六十其母氏亦幾九十而京祥之孝不衰歲時上
壽稱慶必率子婦羅拜極其懽心朝夕定省寒暑溫凊
必躬必慎至於衣服之裁製飲食之滋味又必極稱愜
調齊而後已居常有言曰人子於親生不能盡愛敬以
致養徒佼佼然悲號孺慕於既逝無益也故其奉母而
樂鄉鄰皆歎羨之其二子奉其二親亦如京祥之於母
伯子瑛幹父之蠱勤勤焉靡敢暇逸家事一不以煩京
祥瓛之得從容問學以有成立者則瑛有以資之也曙

因暇日題其堂曰孝友且為之言曰人子於父母而孝於兄弟而友固天性也然先王教民而必首之以孝友以八刑糾民而不孝不弟者先焉其在於書詩以孝友見稱者又不過君陳張仲輩數人而已何也豈非孝友雖出天性而氣昏欲熾不能不失其良心乎然先王雖欲不教之行而糾以刑作書作詩者雖欲不稱道詠歌以彰其人之善不可得已今京祥父子孝友如此予烏得不為書之也世衰道微行寙俗隳德色耰鋤誶語箕

帚閲牆紾臂可歎可悲克孝克友萬或有一而上莫聞知淑慝雁分而士君子又莫肯奬勵紀述而形之歌詩其何以覺斯民之蚩蚩而示勸戒於無期哉吾聞孝弟之德至於通神明光四海至和薫蒸又必生祥下瑞延慶奕葉他日固當於王氏見之予雖才謝昌黎公尚能作詩以詠王氏附之董生行後

遊鍾山記

胡炳文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予至昇首過上

元謁明道先生祠禮畢即度闗遊山夾路松陰亘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剕公宅之捐為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履舄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暎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逺聞聲出叢薄間徑陿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絶長老云寶

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
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犖
确忽敞平原脩篁老檜萬緑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
咿唔聲又行數里休於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
然汩汩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
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山椒
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
繚白縈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

無人處六朝故宫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咫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遥矣盤龍踞虎亘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黄旗紫葢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庵白雲凄潤囂壒不來一僧嘘石爐灰熙鬚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邉拾松子以歸語容質朴絶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庵子文廟山水稍竒麗率為事神若佛者家焉予不復往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半

山僧迎於門欲設予供予力辭亟入闕復至明道精舍少憩而歸因唶唶曰昇自紫髯翁以來幾興衰矣眼前花草無復當時光景伯子春風千載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主上元簿者得祠於學何哉欣慨交集遂記之同遊者王士晦黃元卿茅安上饒林畔

徽州鄉賢祠記

胡炳文

歙婺源爲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

並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
實吾新安黄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字靈洗仕梁陳贈
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功德於民配大享南史有
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王新安志叙先達居第一謹按
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
陽公撰程文簡公父冀國公碑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
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太中公珦為兄弟如此則新安為
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何

葢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程子不書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鈌典歟近有為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為循環冀在北岐周在西魯在東舂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絶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學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者況玆大好山水

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發其議者州學賔前兩貢諸生京學諭草庭程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先祖記之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

禮部為崇祀先賢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直隷徽州府休寧縣知縣歐陽旦等奏前事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先該保定府博野縣知縣裴泰奏稱二程先生之先博野人舊有祠堂春秋次丁日致祭緣無明文恐不能久本部已經覆奏聽從

祭祀去後今知縣歐陽旦奏稱二程先生係本府應祀
梁將軍忠壯公程靈洗子孫後遷博野再遷河南伊川
子孫復業休寧俱有可考縣學舊有企德堂東祀名宦
宋丞相呂大防等西祀鄉賢唐御史中丞程澐等今量
加修完中堂專祀二程乞照博野縣例致祭一節看得
二程先生乃程澐族屬之孫不當僭先世之祖合就檄
行該縣另選空地建二程祠名宦鄉賢仍於舊處如無
空地宜即見今處所建名宦鄉賢祠與二程相並每歲
仲春仲秋措辦祭物隨宜致
祭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平川樓記　王儀

平川朱伯時父號也又以名其樓伯時族大且蕃聚居
若城邑非他無樓也登焉以望則南甍北棟逼塞近乎

前欲求膚寸之隙少放其目而不可得夫如是尚何取於樓哉惟伯時負山而居據其爽塏固已廓然謝湫隘挹高明而是樓也又傑出乎所居之表自堂而視其後隆隆相延皆山也自樓而步其左右綿綿如大塗不知其為山也故一登樓而心曠神豫恍然得所未見焉伯時屢與予徙倚其上而亦每為之忘去記之請其可辭乎夫天下莫不有川也東南之川常不峻激而平然一過於平則土必厚淵必深野必夷望必遠草木必茂生

齒必繁故凡川之平爲貴今伯時之里淵多魚野多稼居人成聚百年之木參天而視其川爲最平伯時取以自號固已獨會其旨又爲是樓以極眺望使一方之勝不下袵席而盡得之川之外雲山煙靄淡與天際如卧吳山而對西興如倚平山欄檻望江南空濛一視飛鳥去來曾何計地上之丘陵險阻也復以自號者而名其樓誰曰不宜方昔之未有斯樓也則比屋之樓廬若在若伏若偃若投吾獨遠覽而莫或與爭是知處物不可

以不平而自處不可以不高處物不平則物有憾於己自處不高則己無異於物伯時既以川之平處物矣於樓也又見其自處矣此衆人所以不及也苟以吾説為無戾於道則有不法川而平不賴樓而高者伯時能進乎此宜别有勝賞在豈惟是記哉

碧環亭記

王儀

凡狀山川草木天宇煙雲之色而寄興於悠遠者多曰碧夫碧與青相似而不同均是物也近視之則青遠視

之則碧秋物多碧氣清而視遠也董君直卿作亭於溪園之上扁曰碧環内之岩蘿竹樹外之雲山煙水極目四周籠以天宇千品萬彙混為一碧而是亭也宛然處其中跬步户庭而寄興甚遠客每為予道其勝如此董君予故人也乘興過之見不暇揖即握手造亭上則日向暮煙檣盡泊沙鳥已歸俄而漁火出没道側洲尾蒼茫晻靄無所寓吾目矣夜何其而酒半起憑欄臨絶岸茫如虛空大星璀璨影落潭底風露清寒廹人不知身

世竟在何許返㪅箔更燭極歡乃罷因謂坐客世間好景何限役於聲利權勢之場者不知也其或厭卑濁而務超遠則又絶羣離類去而放於江湖之外二者相視有間矣而皆未免於有欲也必其無欲則彼衆人之所役固不足為吾病雖江湖之放浪亦可以無去莊生云樞始得其環中而以應無窮自謂足以齊物矣而猶有應也若董君之悠然弄是環也又且何應哉昔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碧瞳而綠髮輕舉而不老世皆以為異

無他由其飲食呼吸寢處蹣藉不離乎山澤淸淑秀潤之氣灌𣿅骨髓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使予捐絶世故與君遊於是久將不爲異人乎客皆大笑絶倒主人悠然若有會於其意請書而記之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誌　程逢午

徽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譚始晉元帝興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發詔褒嘉之賜第於新安之歙縣子孫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

名雙石前蓋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廣袤可容數萬人先端明少師嘗掌其丘域至孫曾四世矣大德丁酉九月裔孫深甫沿檄故鄉因得過家上冢與族黨親戚款接甚懽以其年十二月十七日回途至太守墓拜掃焉顧瞻徘徊僅有二石人出土半體餘地已寸耕而畦種之矣問之乃屬别姓因思程氏為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詩書世傳簪笏其散處諸郡者亦多貴顯夫以積世封植之久子孫千億之多一旦芸夫荛子負荷鋤耒

縱横其間行路之人且為嗟悼為其後裔者忍此至哉既抵郡之明日訪逢午精舍語以其故而白之府公率枝下子孫期以二十六日會墓所詰朝風雪大作不憚衝寒集里社父老指畫疆界復還舊物屬近墓子孫崧主之收地所入歲時展省世世無替蓋根本固則枝葉茂而枝葉之茂者亦足以庇其本根祖德深厚實子孫悠久之基而為子孫者容可昧所自來不以丘墓為念哉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深甫可為能盡其道矣亦

其天性仁厚知所重而不敢忽也因記其事以貽後來

旹閏月己未朔裔孫紫陽書院山長逢午百拜謹書於

明明德堂之西舍

遊黄山記　汪澤民

黄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為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蕉村蓮峯丹碧峭拔

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
煙晴雨晨夕萬狀繇蕉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
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嵁巖欹危瀑
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袂當新暑凄
然如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
松名杉藤絡沙被翁葼龍茸有靈泉自硃砂峯來依巖
通二小池上池瑩澈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
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馝馞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

硫黃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
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沈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
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
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
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
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峯凌空僧指曰天都
芙蓉硃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
以上三日達峯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

凡再宿寺中還至蕉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脩篁石澗横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静邃已隅塵雜予為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峯具條支回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旁臨絶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絶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山雨

倏霽氣象澂潔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緣翠若蓮開陸蕉村向所見峯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遥山近嶺如出没海濤僅餘絶頂槎浒天漢中倏又斂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纔抵寺亦信宿焉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僊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静兹壤甞衍易究陵誇詡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容南列翠峯練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憩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

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横絶天表衆岫疊嶺效竒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迺登横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繞屋數間一僧竒龎近八十煮茗進果自言結構力田間則持經翫空歷二十閏矣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庳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近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谽谺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欵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庵食

淡若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竒方療人疾頗衆既亡瘞浮圖中予特徵夫山水環繞自為奥區於髙峯之下田興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跡遼邈可屏壁事遂宿焉聽泉而去凡道途為里若干皆樵牧負販者隱度云然非有堠以步而計也世稱黄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黄山江浙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廣袤形勝若是竒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僊不能稱其居雖未暇遍遊而選勝搜竒餘可槩見矣昔大徳戊戌歲得

玆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晧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
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
皆以為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
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跣揭亂石急流中腰絙梯藤
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玆行為甚是故樂
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為懼也予
當謝事與二三友結宇讀書以畢餘生較之充詘於聲
利而不知止足者不尤愈乎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

歳也

堪老園記

汪澤民

古之為士幼而學强而仕迨夫致政得謝則歸老於其鄉而有養也夫如是豈不堪者乎澤民七世祖龍溪先生當政和中以竒才偉器發聞詞林適愉人居相位縣符寳郎出通判宣州嘗題官舍末章云生涯未辨亦堪老四世而至大父宛溪翁中年頗治亭臺花木榜其圃曰堪老惟古者養老之禮隆待士之恩至虞之燕夏之

饔殷之食周人兼用之葢其服食起居與凡動作無不待於養也夫老矣有以養之則堪矣後世斯禮廢仕於四方者膂力既愆土思葢切無田以給伏臘無屋以除風雨人人為之不堪具官牽位者或有之我祖世清白方强仕已興堪老之詠不計生涯之有無也究溪翁祖德是程采其語名其圃超然充詘隕穫之表其視紛華何如哉澤民幸不墜詩書之緒苟禄逾三十年今獲謝事而歸負郭洲上隙地僅若干步樊小圃擬構草亭雙

流宛宛洲介其中四絶𥂕廛俯瞰清沘南攬文脊之秀北瞻敬亭之雲間則携孫子渡小舟縱杖屨汲泉瀹茗擷蔬引觴祛俗慮於人間延真趣於物外其中誠不能消前人而生涯寡薄則又過之然亦忘其堪與否矣作堪老園記至正六年丙戌歲春三月朔新安汪澤民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崇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　俣

新安文獻志卷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記

小金山記　　鄭玉

予年十七八時東遊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矻然為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巔酌中濡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益七八年乃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至淳安

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兹山在焉東北江面十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黄間石色崚嶒苔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寖就頽圮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惟敗屋數椽而兹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為石洞者三穹然如夏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嶔嵌特甚如浮屠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

鯡鰱黄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蓊欝葱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泝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繞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集於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為物一卷石之多也其大小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得不論者玆山所少中濡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竒金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

忘其大小矣乎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茲山比甞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為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耕讀堂記

鄭玉

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為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為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

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為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遊𪊨𪊨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

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予請書而刻之屋壁

富登釣臺記　鄭玉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關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

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為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詔辭還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石後里人鮑葉為予結草堂其側虎臣字道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桂笏軒記

程文

岾山之陽若嶺之谷我程氏世居之餘五百年矣其土膏沃其泉潔清羣山周迴風氣綿密俗尚雅素不浮不俚無金玉錦繡之儲無高牙大纛之貴無魚鹽商賈之

利居者安田里游者輕四海説者以為有先公忠壯之遺風焉歲在戊寅夏五月伯兄宸卿因所居之左廡闢以為軒以領谷中之勝丹青不施雕斵不加虛敞高明優游有餘仰觀西山俯瞰方施左岡右陵昂青伏翠如拱如揖窅然而深者鱗潛鬱然而茂者羽翥樵歌起於煙際農人語於竹外朝陽東升簷影在水夕月西照花陰入簾雲霞之鮮明風雨之杳晦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納秀於几席之上而是軒又勝於谷中矣文以其面

西山也掾王徽之故事請名其軒曰拄笏之軒兄曰吾聞笏者公卿大夫士所執以事君者也我無其位而有其名奈何文曰名可有也位不必有也况兄而有公卿大夫士之位則將執笏以事君矣西山雖美可得而坐對乎昔者徽之之為桓冲參軍也問之以府事不知也問之以吏事不知也但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爾夫西山爽氣何預人事而徽之好之寧曠其職而不顧則其逸邁卓絶之懷必有超乎是聞者而區區騎曹適足以為

一身之累沖益不識也百世之下得古人於百世之上猶能想望其風采况兄之先君子甌寧公固嘗扗笏於是矣名軒之義豈虛語哉雖然笏忽也使人毋忽忘也兄旦夕斯軒之上覽山川風氣之如彼思故家舊俗之如此其益修詩書之業以教子若孫以無忘先君子之德乎兄曰善哉言乎吾其敢忘遂書以為拄笏軒記是歲為至元之四年七月甲午十八弟文謹記

陳氏基序（日以文容）

京師介然自持不苟務造請居窮守約人所不能堪而未嘗一日不鑽研六藝紬繹百家㴱㴒劘磨與古為徒

益性能而好之之篤如此非直事剽竊衒華藻以馳騖聲勢而已予嘗評其文如泰山之松氣凌青雲天風夜鶩萬籟竝作側耳而聽猶季札適魯而聞雅奏

莆田陳公衆仲以文章名家亦以吾言為然

遂閒堂記

程　文

濟南竝東海為郡有崇山巨浸其人敦厚潤達而多大節自伏生以經術開教俗尚文儒葢自古稱之矣若我濵國張文忠公之為人也道行於朝廷思所以尊主庇民者將盡其心力之所能言能為而不顧一有不樂則拂衣而去之入山林伏巖穴讀古人之書以詠歌聖賢

之道若將終身焉此其志也故於至治之末由禮部尚書為中書參議而歸養也構堂於華不注鵲山之南趵泉之北扁之曰遂閒曰婆娑焉以謂世無巢由無以見唐虞之盛天子至遣使者六輩徵之而不起也君子謂公於是乎能遂其閒矣及文皇即位發政施仁與民更始首詔以公為西臺御史中丞當是時西土饑民乃大疫公傷之即日奉詔就道比至關流殍滿野公發私裝且行且賑關中之民望公嗷嗷若赤子之望母也公設

方畧請諸朝大發錢粟躬自撫循餓者粥之病者藥之死者棺之涕泣勞徠窮日夜不息郡縣如之闔中之民獲蘇而公竟以憂勤捐世矣君子又以悲公之不得以遂其閒也後十有八年文識公之子著作郎引惟遠於京師因得讀公之文辭考見其行事惟遠謂遂閒堂未有記請追作之於予小子後生何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古之聖賢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公豈求閒者哉必也聖明端拱於上賢公卿百執事率職於

下四方無枹鼓之虞黎民有養生喪死之賴熙熙洽洽以入於無為之治而後聞可冀也然而遂不遂天也使世之君子無憂天下之心則已如有憂天下之心雖欲聞得乎公之勲業在朝廷文章在簡册徳澤在子孫所以傳不朽而昭無窮者豈在夫堂之有記與否然還而觀之當公之時與公上下倚富貴而挾聲勢髙門大第今之存者有幾而公之堂巋然園池亭榭花果竹樹之植無異也燦然而春榮蔚然而秋實鳥鳴在岑魚躍於

淵猶前日也鄉人登之而加敬賔客過之而下馬琴書圖翫之襲陳俎豆醆斝之序行嘯歌游衍如公在時也於是可以觀世德則堂之記亦不可無也文恨不識公而幸識公之子又得以文辭托名斯堂何玆其幸若曰鄙拙不讓罪其可辭乎年月日記

玩齋記

程文

國子司業貢君居京師僦屋仁壽坊之北委巷之中治二小室一以肅賔客一以為燕休之所室前有地方丈

種葵菊雜花數十本插葦以樊之牆外嘉樹一株蒼翠布護小椿樹二離立若相持掩映天光望之如畫正與室對禽鳥之聲如落空谷野興横集不知其為闤闠也室中唯瓶牀木榻几研揭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圓圖於壁虚其中之方以示環中之妙而河圖洛書周子太極諸圖悉列而陳之經籍之外無他長物命阮錫文鋭肄業其間而時其灑掃焉君歸自太學則屏冠却珮圓冠矩屨褎衣緌帶焚香默坐流觀四壁悠然見古聖王開

物成務之功後賢垂世立教之意察陰陽動靜消息之機以驗夫民生日用進退存亡之道於以洗心而澄慮或樂風日啓南牕俯幽花望嘉樹又足以遊目而騁懷偪仄而不拘優游而有餘自以為廣庭大第名園與區無以踰也思所以名其室適新安程文過而見之以君之好讀易也請名曰玩齋而告之曰君知玩之説乎有玩物以為悦者有玩世以為高者玩物以為悦志之荒也玩世以為高行之亢也君豈為是哉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曰象曰辭曰變曰占辭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占以決變故觀變而玩占玩者觀之詳此吾夫子所以韋編三絶五十而後學易也果能此道矣天地之化吾則成之日月之照吾則明之四時之運吾則乘之萬物之彰吾則寧之微之為鬼神顯之為水火雷風山澤吾則因而仍之前千萬年而不見其始之合後千萬年而不見其終之離吾則將而迎之凡天下之可喜可愕可憂可樂死生夭壽富貴貧賤窮達失得萬變交乎前而莫吾

攖也若然者馭六氣跨八極馮風鞭霆睨視宇宙望之也邇即之也遠與道委蛇物莫能害抑亦玩物之巨黠玩世之雄夫也哉貢君曰子毋多言吾姑與子論易因自號玩齋生云

山雨樓記　　程文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為飛來峯民居其下者仰而視之不能得其全也唯洪君節夫居北山之麓能得其全而屋又東向飛來在其右出戶始見之節夫以為憾乃即

左廡之隙因髙而勢為小樓三間以與茲峯對於是飛米攢青㩁翠排雲御風踴躍奮迅自天而下若鳥窺巢而馬赴廐也其旁諸山羽翼茲峯亦皆搜竒抉怪以自納而無隱也樓雖小而勝甲於一方矣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其中客至則相與縱目以嬉然而客之至者或一餉而去或一日二日以至旬日期月而去予獨館於是者一年朝陽夕陰四時之化百物之變花草竹木之狀煙霞雪月之態可喜可愕舉集於目雖予之所遇欣

戚不同而兹峯之傾倒於予亦云至矣嘗欲記其大端揭諸樓壁含意未發久而失之他日以語鄭隱君隱君曰吾嘗卧斯樓矣見白雲生於山阿飄風泠然時雨驟至瀟瀟涔涔過予樓而東也吾甚樂之以為斯樓之壯觀無踰山雨者欲名之曰山雨之樓而未嘗以語節夫文乃歎曰古人有言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若隱君善觀變哉因山雨之過目名斯樓於不朽澤物之心宏矣高世之志遠矣示人之意微矣舜雩

之風北𢠸之臥同一機也後之登斯樓者庶幾有取於斯遂書以遺節夫定為山雨樓記

永思亭記　朱升

休寧陪郭程君和卿與其從父饒州路銅冶場提領貴老立亭祖墓之傍題曰永思以享其先又置膳塋之田定合族之約俾後人世守之求記於升升從和卿得其譜云凡新安之程皆出晉太守元譚太守當永嘉末有德政賜第郡之黄墩家焉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起鄉

兵拒侯景廟食於鄉子孫始盛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復以鄉兵拒黄巢其中子南節領軍保永寧遂居邑之陪郭南節之後曰宋開州團練使全與金人戰死池州子先誓守墓不仕晚問道於考亭號東隱先生三子曰永正宋帶御器械分居杭睦曰永奇從遊考亭號格齋曰永彰鄉貢進士兩派並顯於休寧所謂陪郭程氏者也初伊川子端彦從南渡居池州團練為池州統制遂相通譜端彦六世孫祉休寧尉居邑之小東門而格

齋元孫六三無嗣祉從子榮秀實繼之官至江淛儒學提舉貴老之父也鄉貢五世孫隆當國初下江南巖有兵變欲屠其民隆冒白刃説止之授本縣尉生永盈庫副使忠甫和卿之父也自南節至和卿凡十六世墳墓衆多不可無修謁之規子孫蕃碩不可無統萃之處故和卿與貴老協議以為此亭而後歲時之間奠獻可施昭穆可叙亦誠可謂永言孝思者矣然詩言孝思必繼之曰維則使前人可則而後人不求以則之豈得謂之

孝哉程氏之先若太守之於晉忠壯之於梁都使之於唐團練之於宋縣尉之於國朝皆克世其靖亂活民之功功之可則者也東隱格齋之於考亭提舉之於伊川皆私淑其窮理盡性之學學之可則者也程氏後人登斯亭也進而享焉瞻祖烈以遐思退而飲焉懼己德之弗類必也處為良士出為良臣則庶幾乎水思之名之為稱情也哉貴老名文貴和卿名峴山皆讀書尚義而貴老之兄福孫和卿之從弟子社子華樂助財力尤多

且勞事宜附書至正八年歲戊子春正月晦日鄉貢進士邑人朱升記

共學齋記　　趙汸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千百年來大畧三變以復於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有佩韋佩弦以矯偏運甓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

其消長益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飾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益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明體達用矣自其教行髙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

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於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竝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高邁卓絶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

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虞部庵曰仄巳仄古切至

月潭八景記

趙　汸

由屯溪遡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竒會處輒匯為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竒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

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潏聲振天地勢摧山嶽水之所入深若歸虚汩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悼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澈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漁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為清絶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乃闢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牀茶竈其中曰釣雪其取於是

潭者備矣其於遊觀之樂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樹蒙

森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寺每

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澹然忘歸南七里有顔公山相

傳昔有隱者於此偃去君暇則杖屨獨遊遊輒數日而

還葢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中又如此

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爲若將終其身而不

厭也於是好事者即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臨清

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隱曰星洲寺曰顔公

山為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汸記之汸蓋末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遊於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屢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别墅凡昔之以紛華盛麗相夸詡者莫不化為丘墟瓦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重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囿哉毋已敗

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益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顯於時實自君始（虞邵庵曰篇末之論切時中理）

櫟軒記

趙汸

鄭之恒僑居縣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

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懌以其閒日之摯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枏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

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邪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

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己之私也予之不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予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櫟

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
爭席削材不材皆不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
恒瞿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
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五

新安文獻志卷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記

華川書舍記　　趙汸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叙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辨博精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汸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申其説既不得終辭

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册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

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賛易修春秋以為萬世明法
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
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
自兹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為國者始思息民以
黄老經義未明流為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
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横浩不可遏而
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
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

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指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静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

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比又論先哲於鄉士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況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黄公黄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子嘗欲往遊而未能畀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

川奚適乎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新安趙
汸謹記

萬川家塾記　　汪克寛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
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者教於是為
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為教者皆因性教民
而内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徳以達其材敬敏
任恒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士生斯時不

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里閭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遊行之修窳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詁為賢學之者以記誦為功非唯無以淑其人而且斵喪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大成揭晦㝠之日月開千古之盲聾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書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不振俊彥之輩出號稱東南鄒魯遐邇宗焉比年矛戟搶攘列城

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宮悉為丘墟此家塾之所為作也予宗友德懋久從予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慨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迺以所聞於予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修讀以自勗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堂曰萬川家塾請予書其額而并記之予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己成物厥效叵量豈特無負於予而實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

里矣尚勉之哉

棲雲軒記

汪　叡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於城東新構之軒病卧若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為而來也又胡為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思何為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也倐焉歛藏不見蹤跡孰使

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逍遥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罔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泠自在與人若相得也吾之來而遊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為也而亦無不知且為也況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於軒中以為記

石假山記

朱　模

新安山水天下之竒觀也休寧當其中一州清淑之氣於是焉鍾故視他邑為最勝其民雅馴其俗簡易官於此土者無爭辨文書之繁而有登眺嬉遊之樂其觧而去也往往得書最籍稱能官故凡宦遊於東南者皆以吾徽為樂土而尤有取於休寧也壬辰以來則兵革之事作矣自井邑以至於山谷間蕩然無復民居而生理殆將泯焉為民上者雖有山川之勝豈能樂之哉越七年今錢侯來長是邑慨然以民物為己任扶傷救絕修

廢舉墜汲汲焉遑遑焉不敢少暇又明年政孚俗還境内向治謂侯可以適意於山水之樂矣侯曾不以是而廢民事也於頹基敗址間得石假山以十數列而置諸庭中鑿石為池注泉灌木外為扶欄以障之復取所藏雲山圖懸諸堂上公退則鳴琴讀書其中憑闌則石峯畢乎吾前升堂則雲山出没乎吾後若不知松蘿之為近黄山之為遠也邑之士民相與樂侯之化既賦以頌美之未有記侯之事者乃以命模予惟休寧之民當其

盛時不樂其所有者而求其所似者以為樂計其一時園池亭榭之勝賔容壺觴之盛將無以加於此已而散若驚麋去若飄風是山也得如銅駞石馬淒涼於荆棘中者不已幸乎況謂其登君子之堂一廁迹於琴書几案間朝吟而暮詠之視夫前日賔容壺觴之盛者相去遠矣嗟夫一物之微而盛衰興廢相率於無窮則夫休寧之民喪亡困苦之極安知天不以仁侯惠吾民而復興其治於今日乎出塗炭而登衽席者將不止於一物

之得其所而已是則吾民之望而亦侯之所樂聞者於是乎書

游釣石記

唐桂芳

去年冬予訪周彥明於靈山時予患病痏不良於行不得游方塢所謂茅三間者今年春鄭希賁偕彥明陳自新鄭以孝强予游茅三間又未識釣石之為勝翌曉芒屨踏雨沙逕琵琵絶無泥滓彥明命女奴挈榼酒請飲釣石以别予始獲據石上而諸君相次列坐其高十數

文其潤如高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刓如臺然而不頹不倚嗚呼天造地設鍾英於是久矣奈何鬱而弗彰也荆榛草莽樵夫牧豎日相過焉而不顧一旦幸遇吾徒笑歌徙倚而托迹文字間用䁆於世者則石之遇合固有時哉畫之者以孝侍而從者程氏子若淵購是石者鮑尚絅因其好可以想見其為人益予友云

遊石照記　　舒頔

績溪之東涉湍瀨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間巉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鑒人毛髮為一邑勝槩騷客逸士慕奇尚奔不憚跋涉資以遊觀者必於是即焉山迴路轉荊榛翳如崎嶇犖确苔蘚積如藤蘿交絡澗泉涓如直下一亭少憩行容抵北行數十步老屋數椽峯巒夾聳午不見日繭若以石照得名良有以也世傳自李唐來已有之三二衲子居其中遠塵俗處荒僻林木蓊蔚禽語相答如聞鈞天之音非性空悟寂超然

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者頗聰明事修飾時
春雨倏霽予與客徘徊其上顧而慨曰自有天地即有
此石光明瑩潔姸媸必鑑類性空與幽深間絶塵俗不
染類悟寂與俾飡粥趺坐存想其所以為石所以光明
者何一旦豁然了悟徹本原嚮之積翳亦稍闢矣原
夫至頑者石猶明明燭物吾心匪石本來之光明未昧
矣為而弗若慎思篤行含光測微豈石能照我吾心亦
能照石悟心弗答俄而天風泠然聲振萬壑茫茫若幻

化而升寥廓也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舒頔道原書

雙節堂記　　　　朱同

雙節者何馬可道夫婦俱死於節也堂者何予所構以祠其親也其俱死於節者何可道受元命宰新安之休邑强圉作噩國朝兵至欲禦則無兵欲避則不可乃擕家求援鄰郡兵繼至被擒不屈而死配亦義不受辱而俱死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今可道不死於

官而死於他所其謂之雙節何死於官者理之經也知其徒死無補而欲求援以為後圖者斯事之權也圖不遂志經不濟權而後死焉始知夫前之不死者為公家計而非為身謀也然則人之不死於官者亦假是以藉口可乎曰使後就擒而不死則李陵衛律之罪不可掩矣惟其不屈而死然後可得而知也臣子於君父之難苟有可以救之者鄙猥汙下之不辭不求名之彰而唯其心之盡是以事之迹雖不同要其心則同歸於忠而

已殷之三仁是也可道之先何定西王棊之後也子為誰德稱其字良其名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人子之常事也其以雙節名堂何良以其考妣俱死於節義史未有傳世未有聞恐卒泯滅而無以暴白於後也故因祭於堂而以是名之既名堂矣而又記之何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求當世能文之士記而傳之以取信於後也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子之事也堂之地何新安烏聊山之麓也記之者誰里人朱同也

西溪漁隱記

唐文鳳

新安之為郡據兩浙上游而練溪環繞郡城溯其源分為派者三一始於揚之水經硃砂崖匯於績之油潭直瀉如練而抵於城東一濫觴於箬嶺流為昉溪瀦為釣潭而任公釣臺在焉縈紆曲折横於沙溪而過城之北一湧於湯泉之池迤邐注為曹阮二溪淵瀫於昌堨漱石漾沙道石門嶺聚為龍王潭蕩潏於城西門三派合流平衍渟滀是為西溪土人謂之河西碎月之灘導其前

披雲之峯矗其右漁梁橫截於下雉堞峙立於上此西溪之勝槩也而巴永昇氏世居之永昇為人性識聰敏雅好山水而耽於畫嘗得李唐所寫溪景裝潢成卷題曰西溪漁隱徵予記之予考李唐為馬遠師其畫蒼古渾樸無纖巧態迹簡而意淡益名筆也永昇固宜心其法造其妙以進於高明之域而西溪之景則天然之畫有不待毫素可知矣風晨月夕駕一葉之舟青箬綠蓑筆牀茶竈舉以自隨或吮墨以畫或鼓枻而歌天壤之

間有此真樂而為永昇得之其托於漁豈暫隱乎抑終隱乎予以為人才之生也以有用之才置之不用之地不可方今文明至治之世有起渭濵有名嚴灘而為國家之用豈徒若志和魯望之老於烟波者而後為可尚哉然則吾永昇其得終隱西溪歟

遊問政山記　　方勉

問政歙佳山也脉原黟山委蛇蜿蜒不啻若瓜莖蘿蔓然筍蔬瓜果四時迭生味勝他出是故唐于刺史為從

兄掌書記築室其間號曰問政山房而聶真人謝諫議咸殯山房之側今老子居即山房故址也往時華表碑碣樓臺殿廡穹乎嶄然金碧照耀四方賔客曁邑人士登遊玆山者莫不憩息於斯然而山光物象於春為最予自郡庠濫竽京國垂二十四載矣未及一與同志弔古搜奇甚貽典山靈者之羞宣德甲寅春三月郡儒數輩携琴載酒約赴玆山予喜從之既至風景明淑花卉爛然逕嶺縈紆鳥音雜奏仰睇天都諸峯高插北霄俯

瞰紫陽餘麓橫絶南港徘徊延覩諸山諸水分屏布練交暎睫下所謂達人大觀即此可信噫嘻歲不常春日不再晨會别歡悲常情皆爾矧予家艱服闋入覲有期他日歸田必加老於今矣又安知復得與諸子握手為歡於是否乎故抽毫紀勝系詩一章以酢同遊髙意并需和云

晴洲記　　程信

晴洲予别號也始予以宣德八年入河間學為諸生見

詩之釋洲者曰水中可居之地竊以謂河間郡城四面皆瀛水環之故郡名瀛海而國家承平民庶蕃禧又與昔人晴日嘗少之歎異因欲以晴洲自號往來於心焉既而得隙地於城東磵河之旁為村莊一區以便遊釣先人塋處實在磵南金沙嶺之原故嘗為家園十景其一曰晴洲釣月亦指此云後八年舉進士得奉使便道展先壟於徽之休寧暇日從鄉之父老憩芝山之麓涉紋溪之洲其時風日暄美鷗鷺翔集洲上之景大勝河

間顱而樂之恍然有懐土之思始以為若此地者可以當晴洲之名矣三十年來荏苒歳月覊絆於官守屢乞骸骨歸故郷而聖情優容所請不遂邇者乃受詔賛機務於南都間積俸金易故尚書李公所居清溪地地上有塘塘有洲焉柳竹交蔭荷芰霏香因構亭其間宴坐之際儼然晴洲之勝不知磵河之在北紋溪之在南也噫予以渺然之身隨時隨地而瞻霽景於太平全盛之日晴洲之號豈可黯然不之白乎況休寧祖郷也長兒

敏政命家人伐茅結廬爲吾投老之計且遍求名勝詩賦詠而歌之裝潢成卷馳以寄壽予得之甚喜因記其始末以見志焉成化八年秋八月望日晴洲釣者書

環佩重來軒記　鮑寧

士有生於數百載之上而手澤存於數百載之下者雖盛德之致然亦其子孫之克肖而善承也予於程氏所謂環佩重來者竊有感焉程氏世居歙西槐塘其先世有曰文清公者當宋寶祐間相理宗治天下進退以道

有琴一張篆其上曰環佩出處必與偕焉無何公即世環佩亦流落田野間幾二百年其五世孫彦美氏始復得之摩挲拂拭手澤尚新且加以重來二字慶其復也而彦美之孫孟念手澤之來也弗易遂構一軒爲珍襲之所徵言以記之予聞禮之言曰君子致樂以治心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行則有環佩之聲然則琴之爲物其君子治心之具乎名琴以環佩者雖以聲之清越其亦樂之不可去身者乎噫環

佩之琴文清公之琴也昔公顯名天下凡物之經公品題者莫不為後世重而况是琴者哉公之隱顯琴之隱顯也琴之存亡手澤之存亡也當公之為相也輔時君以澤萬民而是琴之聲則鳴乎廊廟融融乎春陽之和穆穆乎南風之薰有阜財觧愠之情焉及其觧政而歸也笑傲林泉起居自適而是琴之聲又鳴乎丘壑洋洋乎其無方巍巍乎其可仰有高山流水之興焉繼而人亡物變雖其不幸而流落山林田野之間亦其幸不至

於爛亡而為子孫之所得昔而往今而復氣數之所寓夫豈偶然哉孟也既得之又珍襲之重整金徽時鼓二三操清徵沕穆神人以和其可以振文清公之遺響歟其可以顯文清公之盛德歟若然則文清公可謂有賢子孫矣異時青氊出色具有在於茲歟故予於是琴之來復不特慶文清公之手澤猶存又有以嘉孟之克肖而善承也於是乎書

新安文獻志卷十六

新安文獻志卷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序

冬日洛下登樓宴序　吳少微

僕抱書劍河洛嵗月多矣曷甞不憶林宗想元禮慨然今古追思盛德有太原莊生雄才特達信而好事招奬英竒亦千載一時也取示文翰不孤風景置吉酒命羣公列坐層樓觀望天地煙霞咫尺左右娱賔山水凄清

縱横在目其時既晚其日將闌度北牖之涼風下南端之白日攬物增思游子多懐乃眷斯文期乎不墜云爾

見姚鉉所編唐文粹雖其文體未變六朝之習然簡健悲壯可喜

爾雅注疏序　　　舒雅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徳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

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研繇是聖賢間出訓詁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

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勑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渙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元等共相討論為

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畧謹序按本傳宋初編文苑英華校史記前後漢書修續通典校定周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别纂孝經論語正義校七經疏義雅必預焉此篇在本集中題云代學士邢昺作

春秋指南序　汪藻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

故為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援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云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

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益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子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予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甞以諸國縱横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予見吾書予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爾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漢儒授經圖序

程俱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至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帝死為之服桓榮傅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益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歴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顔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己成務作為文章

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李翺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茍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號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

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狥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故邪抑天資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予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為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亦云盛矣予病卧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别皆可推考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

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令淺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爾益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為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石林葉氏曰北山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

西漢詔令序

程俱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畧吳郡林德祖虙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凡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薈蕞在紙未遑詮録間以示予予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考歲月纂而成書且序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里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

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没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猗
聖人之坊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
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温醇簡畫而猶時有三代之
遺法者惟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濫言没其實其
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
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
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實
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七制

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
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
文辭為時用方令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冠絶中古
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
幾或者亦足為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

侑坐元龜序　　　　　　程　俱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杪忽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
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

來享國歷世惟唐最長而中絶於孽后敗亂於豔妃陵
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不生於所
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
來嘗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
唯其隱於尋常杪忽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
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徵勸太宗以行仁義
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
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貞觀之治然

求其若爲仁若爲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
故其成速邪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
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遥遊宴姑以
樂其當年意必以爲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況亂天下
者乎卒之百譀隨生搶攘悖謬至於構禍干戈陷西京
焚九廟四海横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
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
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予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

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為世戒者裒而為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

賀方回詩集序　　程俱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鍊出入古今為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予少讀唐實録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為千秋觀道士使人望

之超然如雲漢過泰望行剡川未甞不悠然遐想也李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益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輙謝病去為祠岳吏又一旦挂衣冠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閒故有鑑湖餘味然予謂方回之為人益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益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

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容然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悲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予以為不可解者此也予奇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予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為我評而序之此亦豈不可解之一端邪

送日者蘇君序　　朱松

小雅之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日

月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相地理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斑斑見於簡冊自賈誼王充皆有禄命之語詳其吉殆與説詩者之意合吕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救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益鮮至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超詣精奥之思盡發其秘其説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㪅酌

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誹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牙者葢其為技兼五行星歷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行之生死旺相清濁愛惡參稽錯徽銖稱寸較以處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稹未下漏之所定乎此所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而汲汲趨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

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益十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畆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目而生迺謂我且進為於世既歎其有學而多中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戩病目視不踰尺以故

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

伊川先生文集後序　　程端中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孫端中序曰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

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没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

之後天下學者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曀千

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

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沈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名為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

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甞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議論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新安文獻志卷十七